

楊先梅輯 劉信芳校注

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

石橋桂一署

巴蜀書社



攝影
郝勤建



ISBN7—80523—719—0/Z·88

定價：12.50 元

湖北省博物館叢書

楊先梅輯 劉信芳校注

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

責任編輯：黃雲生
封面設計：李文金

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

楊先梅 輯
劉信芳校注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鹽道街三號)
成都東方福利彩印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7.625 插頁 1.75 字數 140 千
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200 冊

ISBN7-80523-719-0/Z·88

定價：12.50 元

序 言

舒 之 梅

湖北省博物館所藏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楊氏一生學術思想的結晶。楊氏在《寄□吾》一書中說：「守敬年二十即好輿地之學，壬戌計偕入都，始嗜金石文字，庚辰至日本，又致力目錄，此三端者，皆自信不隨人作計，而於輿地尤始終不倦。」這是楊氏對自己很恰當的評價。

楊氏於輿地之學最突出的貢獻，是他編纂了《歷代輿地圖》、《水經注圖》，尤以晚年成書的《水經注疏》爲他一生學術生涯的峰巔。楊氏在編纂《水經注疏要刪》時，曾力詆戴震鈔襲了趙一清的《水經注釋》，但在晚年《寄王先謙》一書中說：「戴之學與脈水之功，終在全、趙之上。」并認爲全、趙、戴三家相襲，多爲後人整理原著時所爲。這就在事實上已經澄清了這一樁公案。可見楊氏晚年，於學問更博通，於胸次更曠達，故於持論亦更平允。

楊氏於金石之學，著述甚豐，這裏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楊氏精研金石之學，並非出於泥古，而是爲了創新，這一點對於舊時代的文人，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楊氏重視北碑書法的樸實、凝重，表現了他獨特的眼光，經他在出使日本期間的倡導，日本書壇學習北碑書法，一時蔚爲風氣，楊氏也因之得到了日本近代書道之祖的殊譽。對於唐代書法名家柳公權之書，歷來褒貶不一，尤其是柳書《玄秘塔

碑》，爭議更大。如米芾《海岳書評》曰：「公權醜怪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遺。」然楊氏《唐大達法師玄秘塔碑跋》卻不同意此類說法，楊氏云：「余謂書法固應以古爲則，豪杰之士，必當自闢蹊徑，斷不寄人籬下。古之大家，非惟不襲前人，即一人所書，亦各有面目。」充分肯定了《玄秘塔》天骨開張爲柳書自成一體的藝術風格。又如楊氏《日本人臨懷素千文跋》一文，稱日本人濱野章吉以反書臨懷素《千文》「殊爲創格，真所謂集千古而無對者。」此類書論，既無民族偏見，又不墨守祖宗法規，即令對於當今書法界，亦不無借鑒意義。

楊氏於文獻、目錄、版本、校讎之學，亦卓然大家，所著《日本訪書志》，於中國古籍之整理貢獻甚鉅，由楊氏一手編定的《古逸叢書》，早以其校勘之精審而著稱於世。此批遺稿雖然文獻類跋文並不算多，但從《曹子建七啓八首跋》、《古鈔廣韻卷子殘本跋》等文，亦可見出楊氏精湛的功力。楊氏於古籍校讎，歷來主張存古籍之舊觀，如《顏魯公論坐位稿跋》云：「魯公當日起草，塗抹至多，其有誤字未及改者，亦何足怪，因其誤而改之，似是而非矣。」在《北宋拓醴泉銘》一稿中，楊氏對將斷缺字以他本補之的作法提出異議，且又不滿顧文彬將所補之字一一挖去，各成一方空格的作法。楊氏認爲：「余以前之補字固非，然既已補矣，只得將錯記其補字於後，以示不欺可矣。」楊氏此類主張，始終堅持對史籍的校勘要以保持古籍原貌爲第一義，若妄加改動，則無論正誤與否，都會影響史籍的歷史價值。如果從歷史典籍的流傳具有無限的時間延展性這一角度講，則任何一代人對史籍的更改，都會影響後人對史籍原貌的了解，顯然此類改動是不可取的。即令前人已作改動，亦只能附以明確記載，不

可再改。楊氏的主張，繼承了中國數千年優秀學者的傳統，表現了對歷史典籍的科學態度，是很值得後人，特別是文史工作者學習的。

楊氏遺稿已有楊氏之孫楊先梅輯本，我館劉信芳同志據稿本、輯本重新校讎，酌加注釋，前後歷時二年餘，始得蒞事。此次出版，得到日本書道教育學會理事長石橋桂一先生資助出版經費，楊氏此著於身後八十年，由楊氏後裔、中日兩國學者盡職、盡力、盡心意，終得付梓，實迺幸事。謹序以志之。

公元一九九五年四月廿五日

白 十三行題跋

今傳世十三行最有名者一元晏齋本帖後有柳誠懸周越題識原刻明時

藏孫慎行家嘯管一虬重撫之石謂之元晏齋本今世翻刻多粗此

亦宋拓有成親王跋

余見元和顧

常與孫本同源

一南宋

王庫本即換刻于戲鴻堂者王良常張得之皆所推

大

一玉版本即此本也相傳寶林堅得于敬真跡鑄于闐碧玉萬應間或從葛嶺

所地得之宸轉歸翁羅軒楊大猷鐵函齋書跋所詭為無上神品者大猷據

容臺集云趙吳興得十三行于陳集賢灝自題此書時麻紙思凌獲九行

米友仁跋實似道復得四行作兩截裝以悅生印及長字印款之今版末

有宣和印無悅生等印則非悅生堂刻明矣又于維揚吳禹聲家見

宋榻而此版毫髮無異因定此為北宋鑄本全謂大猷固精鑒亦失之目睫也

據容豪髮照甚云是子敬洛神之存十三行皆自秋寢始何以柳園
跋本其文皆同則知十三行之傳之唐代吳興而云未足為典要大歎又疑此
出陸柬之手余則謂元晏本庫本沈著述快遍似唐人此則珠圓玉潤
或與晉人相近誰為嫡嗣尚無左證陸柬之今存五言蘭亭詩情韻固佳
格力殊不同也此本雖經楊表章當增時拓無多原石復佚故市上
所有即舊本亦多重刻今存者三十年所見原石本不過數遍
先緒庚辰道出津沽見此本于骨董店墨色沈古精采射目甚為喜
顧未入土本耶抑萬歷初拓本耶不敢臆言也時旅囊羞澀多
方購之為之撙延者數日自此歲之佳匪旬奉為小楷墨皇反許素海外
未嘗以此相易去年秋伯嚴陳兄訪余于荊蘇園見之愛不釋手

以重值相償念此物為得所
逼割而捨之大歎稱此列如親見古仙
聞吹玉笛今余則如李凌主揮淚對官娥
云甲午五月宜都楊
守敬託于鄂垣寓舍

寄日本羅振玉信

新報兄見下昨目得 手簡並致 保後為函中洋銀
十四元讀悉知已三次 賜書並付浮沈何緣慳也武
昌屋內之書仍未取出緣有黎都督保護封條而致
吾人遂生惡心藉口謂昨黎都公命令不許揭封條
不得止上書黎公而黎公又不參議以已既經保護不可
取去售之外人故有收者 竟事因之入武昌取書皆不敢勢
必爭收 親回武昌方得揭封條然武昌城中堂派甚多
時有風潮 以憂慮常有不安寐之症畏死不敢去然
書有數十萬卷碑帖字畫又數十箱即揭封條不能

寄日本羅振玉信之一

未嘗合成一部此書尚待整理計必一二年方可畢工
擬於今年同德園之督同寫生成淨本每成一卷卽刻一
卷然金財產盡失何能完此宏工但與德園之數十年
心血盡萃於斯若不戒死不瞑目且必令人卽得此十部
稿本而此雅排次不第如亭林之肇域志也國欲集
股成之然集股之事已艱矣況當此大亂必談何容
易惟書確已成稿海內人士當已知之且條水經注疏
外已刻成者已過一輯其未刻者亦有限日成之計每冊
零買之價幾達八九十圓以六折批之不過四十餘元
而已可先得已刻之書三十餘元則預出者不過十餘元

想購股者當信用此章不致以鄙阮惟以利寰球
地圖也

五十年前蒙文為清溪初先生與偕推〇〇為地理絕
等其文已載之要例中昨年又蒙

呈下徑成其說以此王懷祖段茂堂李仁村〇〇合之為三
德學雖不敢當然大賢之言信從必蒙且見本於我
書之未全成者二每購之知此邦學者或二憫〇〇此書當
絕續之會而共保義助成之也今擬股單者目附上以
以為方不慙為作一集股啓勿任感戴

願為條幅二十紙并呈

呈下見之知集款唐之

狀之仿單教紙呈下付博文時酌為折扣俟經手得
款利或可陸續索書也

此來全賴舊友自君翰臣招呼此人你怕和祥行棧
房還轉呈下前者未信因之寓在巷內或致遺失以
外有信情書

上海虹口公和祥賬房文甘翰臣先生查收轉示楊
惺齋則此甚矣

再今日着人到日本郵政局持呈下出內匯票取銀則
屬中今此係呈下文銀日本郵局存根非匯票不付銀
則有大紙一張是匯票而函中未付未想是呈下未知

其有異附大紙匯票留作存根而後以此書存根者寄
未起大紙匯票當仍在尊處信到即連寄來若無
大紙匯票之印信未 啟處印以此小紙存根再寄還以
憑與該郵局換易

昔日由田中君寄來傳青主年譜收到即啟
若安公莊

年公
三月廿二日

致繆筱山書

筱山老兄同年大人閣下得 手教當即以 尊旨告之翰
臣惟此君之好金石惟萌芽尚未有此願力而守之
有至矣 尊嚴海內希有之存固有蘇風碑目可致
雖非專門金石家所能洞悉則何如晉示天下學
者以石印或雙鈞必有懸跋溯所從未聲價必常
愈高即如莫氏之唐李阮文若非子德先生刻之木孫
子靜肯以五千金購之乎前年在金陵署中見墨本
則又增價三千金矣此其明徵也又如羅井韞所得
碑本亦多以石印而獲值更丰如以為不謬 字敬當

寒暑後校訂之核以覆印錄 刻 妥不吝

四月二日

致繆筱山書